

## 指尖购物

文/玉生烟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意料中的又攀新高,马云感谢“败家”女人。多少人深夜不眠,成就了马云不可撼动的内地首富地位。想想能有什么方式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慷慨解囊,唯有指尖购物才能做到。

如果问你多久没逛街了,你可能会有些茫然。如果你问多久没有上淘宝,你肯定会斩钉截铁地说,天天上。这不成了,只不过现在的逛街不再是用腿,而是用指尖。

这就是变化。前有国庆黄金周,后有圣诞季,本没有重大节日的11月,在阿里的运营下,凭空打造出“双十一”购物节,成为整个中国电商界的狂欢。从2009年起步的0.5亿元销售总额,到去年的350亿元。四年间,天猫将双十一的身价翻了700倍!

虽然外界早就预测今年“双十一”成交额将再次刷新,但当天消费者购物速度之快仍突破想象:活动开场3分钟突破10亿元;14分02秒,突破50亿元;38分28秒之后,交易额冲到100亿

元,其中无线占比45.5%。

可怜我一周以来晚上陆陆续续翻拣出来放到购物车的宝贝,就是起床慢了,在11日0点05分的时候,统统成了失效商品,被疯抢掉了。我绝对算得上理智型的购物者,所以遥想“双十一”刚推出的2009年、2010年,我可是连淘宝密码还记不住的新手。就是2011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也还是处于后知后觉的阶段,但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开始留意“双十一”现象。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经过大市口,看到商业城的大门紧闭,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其实,在商业城关门调整之前,我去的频率已经由早年的一周一到两次,减为一年不到一次。大市口商圈是个很怪异的存在,一枝独放成为镇江现象。其实我自工作以来,采写过大量的有关镇江商业的报道,可以说与镇江的商业渊源颇深。工作第一年,我奉命在华夏商厦蹲点当营业员一周,我天天在商厦里逛,除了它的机密岗位以外,我都有所涉及,因为宣传

得好,还被口头聘为终身荣誉员工。可惜今夕不知何夕。商业城的广告语“金山焦山北固山 古城名城商业城”就出自我和先生之手,虽然当时开业仓促,没有给个证书什么的,但获奖名单可是白纸黑字登在镇江日报上的。这也是我上班不久的事。商业城每一轮招聘,那么多纷纭转岗成为商嫂都是我去采访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与商业城从上至下的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我们全家的消费绝大部分都是给了商业城。曾几何时,约在商业城一楼喷泉门口见面,是许多镇江人的习惯。商业大厦几番沉浮,始终不敌彼时商业城的强悍。及至八佰伴开业,其体量、品牌、装修完胜,在大市口商圈内一时无出其右者,这加速了老商业城冬天的来临。城际商圈的迅速崛起,又让大市口商圈有式微的危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抵电商的冲击。

尽管有很多人诟病“双十一”,认为在购物车里装满成千甚至上万的打折货品,绝非是证明生活富裕的有力手段,不过是贪

图便宜、爱凑热闹的小市民心态作祟。

尽管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词“假消费主义”,认为你在网上随意看看衣服和一些小玩意,但这对你来说只是一种消遣。你逐个点击“加入购物车”,最终却不会付钱购买。虽然无法拥有心仪的商品,但这样做已让你感到满足。

但是,官方的数据已证实,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在10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特别指出,“过去几年,电子商务发展造就的‘光棍节’,掀起了网络购物热潮,是消费增长的一大亮点。”并表示要在信息基础支撑、物流便利化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中国网络购物的发展。下至普通民众,上至国务院总理对一个虚拟的“光棍节”如此重视,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网络零售行业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迸发出的超乎想象的活力以及无限可能的未来。而且,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的应用,中国网购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文/朱凯生

## 激情的挣扎

凯风吹

听汪峰的时候,我一般是斜倚着,闭上眼睛。当密集的鼓点、高亢的歌声如潮水般袭来时,一股特殊的感觉就逐渐浮现出来。

汪峰唱歌,多是在撕心裂肺地喊。喊是因为有激情,总是把声音放在高处,尽管少了些许美感,却多了几分力度,给人的感觉就是挣扎。他就像个跳高运动员,不停地助跑、起跳、过杆,最后还得落到地上。他把声音当作双腿,把歌词当作身体,把高音当作横杆,一次又一次地起跳、降落。他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挣扎,几乎每首歌里都有这样的安排。

如果不了解这样的挣扎,也许会影响对他的理解。他的挣扎常常被他的沧桑和真诚所掩。他在歌曲里讲述他的故事,像一个醉意蒙眬的汉子,对朋友掏出自己的心来。那心红彤彤的,微微颤动,引得朋友泪盈双眼。汪峰讲述的时候如流水般自然,说到自己的苦痛也毫不掩饰,如岩浆般蹦

出,内在的真诚滚烫灼人。他的声音高亢,可低下来时又略显沙哑,沧桑感扑面而来。由于这两点很是动人,所以很多人忽视了他的挣扎,其实,这挣扎才是他音乐的灵魂之所在。

生活就像一条大河,不按人们的想象流淌,也不按流行的理念前行,它运转的方式与人们的理念无关,是命运与规律的一部分。人注定无法逃脱早已枷锁的桎梏,即使吼出“我要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他也深感自身的无奈。所以他说“可我发现无法找到,若真想要,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这有过的往”。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当然是无力的,即便唱得更高,一句比一句高亢,但最后一句明显低了下来,显然是累了——挣扎了那么久,不累才怪呢。

这里就显出了汪峰的缺陷。即便是再天才的歌手,也要知晓自身的不足。汪峰的缺陷,就在于

少了节制。他很有激情,也善于挥洒激情,但激情是把双刃剑,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使音乐因过于亢奋而少了韵味。过度消费激情,有点像过量饮酒,喝的时候很痛快,过后才发现对自己伤害不小,还需要好长时间恢复。他不会节制激情,又没有哲学式的回旋,所以总显得有些一览无余,少了深邃。

但这些缺陷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尊敬。在摇滚音乐里,汪峰也为普通人歌唱。《春天里》被广为传唱,正是源于其悲悯情怀。汪峰固然渲染了世道的灰暗,但情怀却是基督徒式的。他对草根阶层的窘困关注得并不多,但在这首歌里,他悲天悯人的韵致,与草根同苦同悲的情怀,却带有普世价值。汪峰在摇滚里融入了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赢得了无数人的理解和尊敬。尽管后来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声音嘶哑,歌词凄苦,调子也很相像,唯独少了那悲悯

情怀,气象上是难以相比的。汪峰的了不起就在于他以现代人的价值观看世道人心,以挣扎的目光打量一切,将灰暗的现实人文地唱出来,引发世人思考。社会的冷漠,人心的麻木,被他的挣扎激活了,他把挣扎的光泽,尽量放大,给了灰色人间一抹暖色。

汪峰之于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人、歌手,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的激情,他的真诚,他的才华,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美好。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挣扎,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即便是唱励志歌曲,他对挣扎的描述,也有着彻骨的体味。他在痛感里带着韵律,在高亢和低回里唱着挣扎的哀歌,把灰暗的生活唱出了光亮,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摇滚本身。他的音乐理解了现代人,而现代人却未必理解他。当娱乐头条反复消费汪峰的时候,汪峰与世人的距离,其实已经很远了。

文/文靖

## 水星的秘密

生活原香

水星疯了。好端端的姑娘家说哑就哑,眼神也空了,坐在床上左看看,右看看,就是不看窗户。窗外外面趴着一堆脑袋,有牛眼睛,有蜜蜂眼睛,有大蒜鼻子,有鹰钩鼻子,前额光滑的,有纹的,有牙没牙的,连村里唯一的癞痢头,也来看热闹了。水星突然喉咙里咕咚一声,赤着脚一溜烟跑了。

她妈没拦得住,追了两步也没追得上,暗暗抹着泪,回头了。贵婶试探问一声,不找了?她妈擤把鼻涕甩了,说,饿了晓得家去的。顺便把擤鼻涕的手在袖套上擦了擦。贵婶同情地哦了句,站在原地,看着她妈渐渐走远了,才扛起锄头,双手搭在锄头把上,轻飘飘地骂道:老骚货!

这是十一月份的吴岗村,稻谷进了仓,麦粒儿播了地,除了菜园子里有几个人影子,这村就像一个走了肉身的蜗牛壳。吴岗村的菜园子很有意思,离村二里,大约四五亩,四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蜿蜒相通。地形的特殊,注定这里是全村的新闻中心,每个从菜

园子回去的,都像得了一粒口香糖似的,反复咀嚼着,不愿就此吐了出去。

贵婶一边松地,一边叹气:“这丫头,给她娘毁了!”又扭头看着正在扎黄豆架子的招娣说,“天底下就有这样不要脸的老婊子,自己姘男人,还搭进自己闺女?她是想钱想疯了还是脑子让驴给踢了,让小的来作这个孽!”前头的秀兰插进来:“听说那老板给她好几万,水星在医院住两月,都是老板掏的……”贵婶鄙夷地臭秀兰:“你眼热了,这是缺大德了!”招娣跟秀兰使个眼色,岔开话题:“听说水星给说到了范巷拽子家做媳妇,谈好了陪五万块钱嫁妆……那个拽子家,老头子给村里拖垃圾,儿子常年在工地干活,一家人老实巴交的。”贵婶啐一口痰,一锄下去分外用力。

水星白净秀气,高中还没毕业。打从医院回来后,在家里待不住了,成天在外头瞎跑。有人说在断桥上看到她,嘴里咬根茅草,用枯柳枝使劲抽打一排排水芦苇。有

人说在黑松林看到她,坐在松针堆上一声不吭找蚂蚁,那里是村属坟山,阴森逼人。未及年底,水星果然出嫁了,一袭红衣裳着羸瘦的身子,显得空落寂寞。第二年冬天,闺女小雪落地。

奶奶的手是废的,照看小雪自然就是爷爷挑大头,水星的魂又飘到外面了。生过孩子的水星,就像一个弱小的猎物,连着三次莫名其妙的怀孕。一有了,拽子就找到村妇女主任,由村里出钱出面,带水星去做流产手术,这个手术,让医生一次次汗如雨下。最后,妇女主任无奈,自个做主,好歹央求医生给水星上了节育环。

大概到医院次数多了,熟了,水星会像个幽灵一样倏忽而来,趁人不备,端起水杯就喝,喝完就跑。水星跑得飞快,一眨眼就不见踪影了。每个科室她都斜过,大家说,把杯子给她吧,可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就是来了,她也不与人说话,她站不定两秒,她是自由的风。

有段时间在外面跑野了,娘

家妈就给点钱送到精神病院住了个把月,回来文文静静的,但是感冒了,男人领着水星和小雪一道过来看医生。水星乖乖坐着,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她,和传闻描述的无异,白净秀气,可惜长期精神的蹂躏让那张略显稚气的脸在时光中失去亮泽。她坐在面前,一言不发,端庄贤淑,但她飘忽的眼神还是泄露了所有的秘密。小雪机灵得很,和爸爸笑嘻嘻对话,说妈妈是因为不肯穿衣服所以冻感冒了,水星凝滞的脸上刹那竟然生出难以捕捉的柔和来,那么短暂,一晃而过。她才二十四岁啊。

夏天,新桥栏杆边围了好些人,伸着头看桥下。桥下严格意义上只有一小块深水塘,汛期来时,才会汪洋一片,所以新桥近三十米长。大家议论纷纷。是谁捞着大鱼了吗?不是。是水星,光着身子纵身一跃,像一条白鱼,滑入了水底。

她的心里一定埋着天大的秘密,她说不出来,只好赤条条,随波而去。



## 小山楼

A15

我的清醒始于中年。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春林渐盛,春风十里,皆不如我的新生。

凯风自南来。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度过半生,把一件件事干好之后,才渐渐明白,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

年华向晚,初心不丢,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

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曙光